

## 陳廷敬與汪琬的交誼

蔣秋華\*

### 一、前言

陳廷敬（1639～1712）是一位仕宦通達的大臣，弱冠之年便進士及第，又以詩文受聖祖的賞識，歷任諸部尚書，長期擔任內閣大學士，是康熙朝難得始終受到皇帝信任的官員。求才若渴的康熙帝，曾多次向他徵詢堪當大任的人選，他也毫不隱瞞的極力推薦，受薦者都能孚於人望，而獲得重用。

對於友朋的提攜，陳廷敬更是不餘遺力，曾說：「余獲交海內賢士大夫，垂五十年，最篤契者，惟長洲汪編修鈍翁、新城王尚書阮亭二公而已。」<sup>1</sup> 汪琬（1624～1691）與王士禛（1634～1711）這兩位至交，在他的薦舉下，先後被拔擢任用。他們三人不僅在政治方面，提拔合作，更在詩文方面，往來唱和，所以彼此間的交遊情況，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即先就陳廷敬與汪琬的友誼，略作考察，至於他們與王士禛的情誼，則留待日後再探。<sup>2</sup>

### 二、詩友之會

陳廷敬字子端，號說巖、午亭，山西澤州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著有《午亭文編》、《午亭山人第二集》、《杜律詩話》等。鄭方坤（1693～？）〈午亭詩鈔小傳〉曰：

年二十，釋褐登朝，優游詞館。時龔芝麓宗伯，以風雅號召天下，諸名士皆出門下。而新城王貽上最有詩名，先生詩不與之合，王獨奇其詩，因以自負，然卒不與之合。

---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sup>1</sup> 見陳廷敬：〈奉直大夫達州知州立軒林公墓誌銘〉，《午亭文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6，頁31上。

<sup>2</sup> 王士禛與汪琬的交誼，已有人探討，見宋莉媛：〈論王士禛與汪琬的交往〉，《榆林學院學報》，第16卷第1期（2006年1月），頁63～66。陳廷敬與王士禛的交遊，也有人談過，見王小舒：〈陳廷敬與王士禛〉，《文化月刊（詩詞版）》，2006年第2期，頁92～96。

間亦為古文以自娛，長洲汪荅文見而大異之，公感激汪言，遂肆力於古文，自有得焉。<sup>3</sup>

陳廷敬〈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亦曰：

順治中，廷敬在翰林，大宗伯端毅龔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正、吏部郎中潁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先來會。顧予亦以詩受知龔公，日與諸子相見於詞場。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語新城曰：「此公異人也。」蓋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生雖以詩與諸公游，實已巋然攬古文魁柄，自立標望，抗前行而排後勁，嚼鋒踣堅，騰蹕萬夫之上。予既感先生知己之言，又方年少志銳，雅不樂以詩人自命。至是始學為文，先生又語人曰：「我固以為異人也。」<sup>4</sup>

據上所述，可知陳廷敬初登仕途，供職翰林院期間，於京師主持文壇的，是與錢謙益（1582～1664）、吳偉業（1609～1672）並稱「江左三大家」的龔鼎孳（1614～1673）。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廬州合肥人，崇禎七年（1634）進士。在朝有直聲，兩彈首輔大臣。入清，仕至尚書。康熙九年（1670）、十二年（1673），兩充會試主考，得士甚眾。以龔氏當時所處的地位與他自身的文才，很輕易的成為文壇領袖。此時環繞在他周圍的詩人，有汪琬、李天馥（1637～1699）、王士禛、劉體仁（1618～1677）、董文驥（1623～1685）等，都是享有名氣的文士，彼此詩文贈答，相互標榜，形成一個熱絡的文學集團。

眾詩人當中，又以王士禛的詩作最知名。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一生所撰詩文集頗多，晚年編訂《帶經堂集》，另著有《池北偶談》、《古夫于亭雜錄》、《居易錄》、《香祖筆記》、《漁洋詩話》、《分甘餘話》等。王士禛與陳敬廷為同年友，其時詩作已享有極佳的聲譽，是文壇閃耀的明星，陳廷敬的詩風卻與他不同，儘管如此，王氏仍能另眼看待。既然得到名詩人的獨特評價，陳廷敬更加充滿自信，繼續保持自己特有的風格，而不曲意迎合時尚。

此時陳廷敬亦嘗試撰作古文，這方面的成就則被古文大家汪琬稱道。汪琬字荅文，號鈍翁、堯峰，江蘇長洲人，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著有《堯峰文鈔》、《詩鈔》、《鈍翁前後類藁》、《說鈴》、《讀書正譌》、《兵餉一覽》、《震川先生年譜》、《歸文辨誣》等。汪琬的古文，與魏禧（1624～1681）、侯方域（1618～1655）並稱「清初三大家」，成就甚至被視為三家之最。<sup>5</sup> 陳廷敬敘述汪琬的文章，曰：

<sup>3</sup> 見鄭方坤：《清朝名家詩鈔小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清代傳記叢刊》本），卷1，頁37上～37下。

<sup>4</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44，頁10下～11上。

<sup>5</sup>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12月），總頁948曰：「古文一脈，自

研古纂辭，一掃絕今文陋跡。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沿溯宋、元，以上唐韓、柳，宋歐、蘇，迄明之唐應德、王道思、歸熙甫諸家。蓋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夾襍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sup>6</sup>

據此，可以略知汪琬爲文之趨向。

陳廷敬與汪琬的結識，當在他登進士第後，此時兩人均在京師任職，因而有幸參與京城的詩友聚會。汪琬對陳氏古文的褒賞，自然也促使陳氏努力的習作，終於自成一家。

年輕的陳廷敬，在詩、文方面，分別遇到個中的翹楚，濡染沾溉之下，使他頗有進益。於是三人在相互切磋文章之下，奠定了彼此的深厚友誼。

根據王士禛（1626～1673）、士禛兄弟年譜的記載，可以略知清初京師文友聚會的盛況。如王士禛的年譜記曰：

順治十七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五歲，在京師。春，與張子孚應桂編修遊西山，有詩。是時南海程湟榛可則為內閣中書舍人，潁川劉公勇體仁、蘄水楊菊蘆繼經、長洲汪鈍翁琬在部曹，嘉善曹顧菴爾堪、崑山葉訢菴方藹在翰林，鄆陵梁哲次熙、武進董易農文驥在西臺，遵化周伯衡體觀以前給諫補外客京師，相與為文章之友，以先生為職志。合肥龔公芝麓以前御史大夫左遷國子助教，亦時有酬唱。<sup>7</sup>

這是順治年間的情形，以王士禛為中心，所結合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友朋。他們的詩文唱和，歷時甚久，還有其他成員，王士禛於其自撰年譜曰：

康熙十年辛亥，三十八歲，遷戶部福建司郎中，時郝公惟訥敏公為尚書，程周量可則以員外郎為同舍，朝夕相倡和，而宋荔裳琬、曹顧菴爾堪、施愚山閔章、沈繹堂荃，皆在京師，與山人兄弟為文酒之會，盛有倡和。案《考功年譜》，時又有武鄉程崑崙康莊至京師，澤州陳說巖廷敬、合肥李容菴天馥官翰林，泗州施匪莪端教官司城，德州謝方山重輝、安邱曹實菴貞吉、江陰曹峩眉禾與汪蛟門懋麟，皆官中書舍人，數以詩

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寧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稱為最工，宋荦嘗合刻其文以行世。然禧才難縱橫，未歸於純粹。方或體兼華藻，稍涉於浮夸。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蹊徑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唐、歸，無愧色也。」

<sup>6</sup> 見陳廷敬：〈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午亭文編》，卷44，頁12上～12下。

<sup>7</sup> 見王士禛：《王考功年譜》，王士禛撰、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6月），第4冊，總頁501。

歌相贈答也。名士如雲，會聚一時，令人神往。<sup>8</sup>

這是康熙年間的詩友聚會，所敘及的十餘位，都是頗有名氣的詩人，其中宋琬（1614～1673）、曹爾堪（1617～1679）、施閏章（1619～1683）、沈荃（1624～1684）、王士禛、程可則（1623～1673）、王士禛、陳廷敬八人的詩作，更於康熙十一年（1672），被吳之振（1640～1717）選編成《八家詩選》，其中自陳廷敬的《參野集》選了二百十四首詩。

陳廷敬的詩集中，還保存了一些當時與諸家唱和的詩篇。如康熙七年（1668）三月二十八日，劉體仁招諸位僚友同集飲宴，並觀柳賦詩。陳廷敬作〈三月廿八日劉戶部公勇招同汪戶部荅文、吳編修玉隨、董御史玉虬、梁御史曰緝、王儀部貽上、李檢討湘北集宣武門東河樓看柳三首〉，曰：

十載來燕市，三春上薊樓。樹驚為客老，人惜送春遊。烟月章臺路，風花灞水流。纖條兼弱絮，管盡古今愁。

城下春流憶遠江，樓邊柳色坐平窓。東風還肯留三日，乘興能來倒玉缸。

紅簾亭子枕城河，雲氣青青水碧波。楊柳千條春不去，一聲吹笛落花多。<sup>9</sup>

他所撰寫的是五律一首和七絕二首，乃就當下的情景描摹，頗能扣合賞柳的主題。汪琬則完成七絕五首，其〈河亭五首（公勇招客，與貽上、周量、子端同赴，孟夏前三日也。）〉曰：

綠波如縠柳如絲，取次鶯殘燕乳時。怪底老夫心事惡，當筵催賦遣春詩。

一路輕陰護酒家，酒旗低亞曲中花。不知門外何年少，柘彈斑駁問狹邪。

下買來傾白玉壺，醉中容吐錦茵無。主人大是丹青手，乞取旗亭賭酒圖。（公勇故善畫。）

一曲新歌阿鵲鹽，折花都作酒籌拈。柳條無賴知懷意，也挽春雲宿畫檐。（是日天陰不雨。）

去年郊園折紅藥，今年河亭攀綠楊。歲歲春風相觸撥，老夫那減少年狂。

他的詩作，不同於陳廷敬的直繪眼前景象，而是借景生情，除將大眾的放浪行跡，娓娓道出，同時出現的狹邪年少，相襯之下，詩人縱有無數輕狂，仍舊不敵年華老大的惆悵。

同年八月十一日，董文驥赴隴右任職，龔鼎孳招引眾人，為之餞行，席中取杜甫秦州雜詩韻，各人分得二韻，作五律二首。陳廷敬〈大司馬芝麓龔公招同劉公勇、吳玉隨、梁曰緝、

<sup>8</sup> 見王士禛：《漁洋山人自撰年譜》，卷上，王士禛撰、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第6冊，總頁5079。

<sup>9</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9，頁3上～3下。

汪茗文、程周量、王貽上、李湘北、陳其年集城南送董玉虬御史赴隴右分用杜公秦州詩韻得彊字繁字〉曰：

南院逢君日，秋來十載彊。曉風天語近，畫刻奏書長。度隴新旌節，行邊舊驍驍。秦州西照外，極目已蒼蒼。

日下秦關險，霜前隴樹繁。寒花迎驛騎，秋色動河源。渭北雲山道，江南烟水村。行藏倚聖主，莫更憶蓬門。<sup>10</sup>

詩中敘及兩人相識以來，長期共事，迄今已十年，如今董君前往隴右任職，遙想當地景色，應與江南殊異，然而這是出自朝廷的派命，所以只能安慰友人默默地接受。汪琬於同一場合所作之〈龔孝升先生席上分和杜子美秦州襍詩韻各二首送董御史之任隴右〉曰：

此地一分手，隄陲坂谷間。朔風吹隴水，戍火散秦關。直道寧辭黜，孤踪不易還。道旁風雪盛，恐損逐臣顏。

未盡一尊酒，怱怱背雁羣。西征方絕塞，北望祇浮雲。羌翟風煙別，燕秦道路分。好留封事草，萬一至尊聞。<sup>11</sup>

他也是發揮想像，圖繪西北荒涼的景物，然詩中卻約略透露董君此行，乃以直道遭致貶黜，因而替他的遠謫，感到憂慮。此處汪琬充分表達了對於好友的關愛之情，可見兩人同官京師期間，已建立深厚的友誼。

汪琬於日後有回憶昔時聚會之作，如〈七年前與曰緝、公勇、貽上、周量相集京師如豐臺西河沿皆偕諸子所習游者也病中追賦二絕〉曰：

芍藥陂前賣酒家，曾聯車騎醉春華。誰知老向空山裏，猶夢豐臺十里花。

病懷衰骨兩支吾，記得年時臥酒壚。借問河邊扳牘柳，也應顛顛似人無。<sup>12</sup>

念及往日豪邁之情，如今只能夢裏追尋，想來必有無限歎歎。

以上所舉數詩，皆為敘述諸位詩人聚會的情形，至於陳廷敬贈給汪琬的詩，有〈菊遲簡汪鈍菴〉曰：

梧桐欲落拒霜催，斜日空庭雁影來。更有寒花知客意，籬邊秋往待君開。<sup>13</sup>

<sup>10</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9，頁13上～13下。

<sup>11</sup> 見汪琬：《堯峰文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頁1下。

<sup>12</sup> 見汪琬：《堯峰文鈔》，卷7，頁3上～3下。

<sup>13</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9，頁14下。

借秋菊的遲開，寄寓企盼友朋的光臨。〈玉河橋夜行寄荅文〉曰：

一道銀河下玉京，雙魚北上遠含情。九門夜鎖邊風落，愁聽南飛過雁聲。<sup>14</sup>

從詩的內容來看，不過是生活周遭的瑣事，陳氏將其與汪琬分享，顯見兩人懇摯的情誼。

除了以詩文相和答，他們也經常評量古人的詩歌，如王士禎曰：

汪鈍翁琬嘗問予：「王、孟齊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陽未能脫俗耳。」  
汪深然之，且曰：「他人從來見不到此。」<sup>15</sup>

這是品評唐代詩人王維（699～759）、孟浩然（689～740）二人詩作的高下，汪琬稱贊王士禎識見的獨到。王士禎又曰：

陳說巖廷敬相國少與余論詩，獨宗少陵，略記其一，云：「晉國強天下，秦關限域中。兵車千乘合，血氣萬方同。紫塞連天險，黃河劃地雄。虎狼休縱逸，父老願從戎。」<sup>16</sup>

此處回憶年輕時，相互論詩的情形，王士禎謂陳廷敬於詩宗法杜甫（712～770），並舉其詩為證。

陳廷敬的詩文受到王士禎與汪琬的影響，然而並非完全遵循兩人的法式。陳廷敬為自己文集所撰之〈午亭文編原序〉曰：

年二十，釋褐登朝，優游詞館，與二三同學，獨多為詩。新城王阮亭，方有高名，吾詩不與之合，王奇吾詩，益因以自負，然卒亦不求與之合，非苟求異，其才質使然也。其間亦復稍稍為古文以自娛，長洲汪鈍翁，見而大異之，荅文故世父所知士，吾感汪言，遂肆力於古文，若自有得焉。……始吾於汪、王，顧頗自得，不欲苟雷同，豈惟才質乎？將以力之所近者，求至於吾道焉已耳。古之為文者，非以其辭，期於明道也，故或即道以為文，或因文以見道，其致一，其勞逸殊也。見今世有有道如二子者與，吾忻慕焉。<sup>17</sup>

此處他回憶早年與王士禎、汪琬初識時，談論詩文的情形，指出彼此歸趨不同，他並不刻意追隨兩位大家的途徑，而是依照自身的才質，開創屬於個人獨特的風格。因此，《文淵閣四庫全書》於《午亭文編》之書前提要曰：

卷首有廷敬〈自序〉，謂于汪、王不苟雷同。然其詩文實各自成家，分途競爽，雖就其

<sup>14</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9，頁26上。

<sup>15</sup> 見王士禎：《香祖筆記》，卷8，王士禎撰、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第6冊，總頁4628。又見王士禎：《漁洋詩話》，卷上，王士禎撰、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第6冊，總頁4763。

<sup>16</sup> 見王士禎：《漁洋詩話》，卷上，王士禎撰、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第6冊，總頁4797。

<sup>17</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首，頁1上～2上。

才力之所及，蹊徑不無稍殊，而要為和聲以鳴盛，則固無異軌也。<sup>18</sup>

對於幾位文士屬文取徑的殊異，均予稱賞。

從順治十五年（1658）陳廷敬登第以來，與汪琬結識，至康熙九年（1670）汪琬予告南歸，大約十二、三年的時間，兩人同在京師為官，得以經常藉詩文相酬對，遂奠定了濃厚的交情。因此，儘管彼此分隔兩地，相互的思念，卻未曾斷絕，遇有機會，陳廷敬即本其為國舉才的處世原則，極力推薦好友。

### 三、推薦鴻博

康熙帝喜愛詩文，其用人往往也從這方面著手。陳廷敬受到重視，即由其詩作而起。據載：

澤州陳文貞公廷敬，初作〈賜石榴子詩〉，及康熙十七年，聖祖命進呈所作，特賞此詩中「風霜歷後含苞實，只有丹心老不迷」二句，是時公方為內閣學士也。<sup>19</sup>

憑著兩句詩文，造就了陳廷敬日後的飛黃騰達，這種機緣並不多見。其實在這之外，康熙還是經常透過徵詢大臣的意見，登用有才之士。如陳廷敬的傳記即特別記載了關於他薦舉人才的事例：

素耿介，不妄交與，而折節好下士。心所愛重，汲引薦達，無遺力。為學士時，上數問能文之士，公舉王公士禎對。王公遂以戶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講。己未，詔舉博學鴻儒，公疏薦汪公琬，汪公以主事改官編修。後公為御史大夫，上咨九卿廉守令，公舉陸公隴其、邵公嗣堯對，皆得擢為御史。他所論薦文章行能之士，不可計數，而四公尤海內人望，中國羽儀。<sup>20</sup>

王士禎經由陳廷敬的推薦，進入翰林院供職，汪琬則被推薦參加博學鴻儒的選拔，他們兩人都是以文學出色，而被推薦；陸隴其（1630～1693）、邵嗣堯得以出任御史，則是因為他們廉潔的操守而獲得推薦的。這四人是陳廷敬諸多薦舉人中，最令天下人信服的，真正有為有守者。王士禎與汪琬本身都是著名的文學家，著作獲得世人的肯定、稱揚，但讓他們受到聖祖的特別賞愛，更增加他們的榮耀，則陳廷敬的薦舉，功不可沒。因此，前人有言：

其後上召見殿中，問朝臣誰最能詩？舉貽上。詔求宏博鴻儒，備顧問，舉莒文。兩人

<sup>18</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首，頁2上～2下。

<sup>19</sup> 見姚永樸：《舊聞隨筆》（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3月），卷1，總頁32。

<sup>20</sup> 見王炳燮：《國朝名臣言行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清代傳記叢刊》本），卷6，頁27下。

用此官翰林，益相切劘砥礪，以盡其材。之兩人者，一為詩伯，一為文宗，卓然為本朝第一手，而吹噓上送，名達天衢，出谷遷喬，聲華赫奕，實由先生一言推轂，誠所謂文章報國，而得以人事君之道者矣。<sup>21</sup>

陳廷敬不僅為國舉才，也為三人增添了相互切磋的機會，更加深了彼此的交情。在王、汪之外，陳廷敬還推薦過兩位名詩人，其〈史蕉飲過江詩集序〉曰：

比在直廬，上遣中使傳問：「今之詩人，孰與爾等比？今或未然，其後可冀有成者為誰？悉以聞。」維時以綸音優異，惶恐幾不能對。有頃乃言：「今之大官才士，皆上所深知，臣皆弗能如。後進之士，臣交游絕少，以今所懂而知者，則翰林史某、周某其人也。」蓋桐堊之詩，其始聞於韓慕廬宗伯，而蕉飲則惠然貺我以篇章者也。予以才小任重，退居深念，蕭然閉門，不能盡交天下之賢豪，至如二子者，或聞之知之，或惠然貺我以篇章，則固予所欣然自慶，樂從之游，將賴其劇切討論，以自策勵，使不至於耄老而無成者也。<sup>22</sup>

這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事，在聖祖「嚮用文士」的背景下，陳廷敬再度被諮詢有才華的後起詩人，而他以謹慎的態度，十分巧妙的舉薦了史申義（1661～1712）、周起渭（1665～1714）兩位才子。陳廷敬舉薦的人，能夠被康熙接納，且符合世人的願望，足見他的忠忱與大量。

與陳廷敬順遂的官運相比，汪琬可謂十分失意。進士及第後，曾任戶部主事、刑部郎中，以事降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戶部主事。十餘年間，浮沉僚屬，仕途極不順遂。因此，康熙九年，即稱病回籍，隱居鄉里，以著述、教授為生。

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二十三日，聖祖令吏部開博學鴻詞科，詔曰：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餘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學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材，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督撫，代為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sup>23</sup>

要求朝野為國舉才，此時陳廷敬與宋德宜（1626～1687）不約而同的推舉了汪琬。陳廷敬〈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曰：

<sup>21</sup> 見鄭方坤：《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1，頁37上～37下。

<sup>22</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37，頁18下～19下。

<sup>23</sup> 見《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卷1046，頁477。



龔公既歿，諸子或散去，或留。其後先生以戶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上禁中，問：「今能為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臥堯峰，不肯起。學者又皆稱堯峰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召見懋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各以所為詩來。」既進見，退留臣，問士正學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上銳意嚮用文學之士矣。詔舉博學鴻儒，廷敬遂奏疏薦先生。兵部尚書宋公德宜，亦別為疏，同日以薦。<sup>24</sup>

他述說了對兩位好友的薦舉經過，王士禛很快的受到重用，而汪琬初次被薦，仍無意出仕，待詔舉博學鴻儒時，陳廷敬又推薦了老友。

對於陳、宋兩人的熱心舉薦，汪琬除表示感激外，也爲了是否應詔而猶疑未決，於〈與宋陳兩先生書〉曰：

溽暑方甚，恭惟尊候，動履康吉。琬以謏劣下材，過辱栽植，得廁薦剡之列，感恩知己，銘鏤心骨。閏月中，嘗奉短啟鳴謝，未審得達否？比者臂疾為患，重以咯血，已踰二十餘旬矣。思俟治療稍瘥，便即治裝入都。不圖兩月以來，沈綿益甚，竊歎當此旁求之日，海內士類，微有知識者，莫不承詔踴躍，銳欲奮其所長。而琬獨成廢人，不能與給筆札，從容殿廷交戟之內，觀國光而躊知遇。此所以北望延領，為之於邑者也。不得已，具呈當事，幸荷哀憐，已命印官親驗。見琬痿痺龍鍾，不復檄催上道，許為移咨吏部。筋盡力敝，甫有成望。伏冀先生始終矜恤，予以曲全，俾得部中准其在告，不復駁查，則尤門下生成之德也。萬一惠邀麻苴，羸能延此喘息，則嗣後扶杖深山，行歌化日，以完晚節，以訖餘齡，無一非出於先生，其為賜也大矣。感慰頌禱，何可勝言？伏惟俛垂鑒察。<sup>25</sup>

先前已致函道謝，如今再以衰病為由，推卻薦舉，希望兩位能體恤病情，替他辭掉應試之舉。汪琬也曾為詩表示無意出山，〈聞薦舉言志五首〉曰：

菟園冊子在牀頭，自分迂疎不足收。董賈高文姑撥置，可能詞賦類俳優。  
久忘箋傳語云何，蠹譜農書記憶多。腰了一鐮肩一笠，只應赴箇力田科。  
曾學雕蟲苦未成，讓渠班馬獨專名。白頭願作邨夫子，一卷蒙求聚後生。  
鄰穉讙聞野父驚，爭傳軒騎往柴荆。此翁漸被時賢識，悔不從前換姓名。  
紙窻竹屋栖遲穩，絺帳桃笙偃仰寬。慙愧暮年真大黠，不曾西笑為長安。<sup>26</sup>

<sup>24</sup>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44，頁11上～11下。

<sup>25</sup> 見汪琬：《堯峰文鈔》，卷33，頁25上～26上。

<sup>26</sup> 見汪琬：《堯峰文鈔》，卷9，頁1上～1下。

雖然詩中處處表達強烈的隱居的心意，<sup>27</sup> 但汪琬終究未能如願，於當年八月，被迫起程入京。對於汪琬的再三懇辭，遲不應詔，陳廷敬以好友的立場，曾去函催促。〈與汪鈍翁書〉曰：

與足下別久矣！昔別壯也，今髮蒼蒼，齒搖搖矣！以吾念足下，知足下之念吾，而不謂其非舊吾也。日月逝邁，道德不進，修名不立，竊祿於朝，欲如足下托跡丘園，不受當時之責，烏可得哉？《易傳》有云：「德薄而位尊，力小而任重。」每誦斯言，頭面頰熱，汗流浹體，誠不自禁其愧且懼之動於心也。御史大夫，古之三公之職也，位可謂卑，而任可謂輕耶？位不卑則受位難，任不輕則稱任不易。知其難與不易，而尸位曠任焉？顧念名義，其可泯然默居而但已耶？此其所以既愧且懼之動乎心也。《傳》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念國家厚恩，尚欲因事納忠，報酬於萬一，未敢便決然為自私之計也。漢、唐人拜官，輒數舉賢以自代，朝廷視舉多者，往往進用。語云：「不知其人，視其所舉。」蓋亦因是可以察其舉者之賢否，而知其所舉者之才。蓋嘗蓄此念矣。今世卿大夫士鮮自重，至使世疑其沽名聲，少實用，是以遲迴於中，而不果也。足下讀書樂道，如天雲卷舒，其視僕為何如耶？古之聖賢，莫如孔子、孟子，孔子、孟子所遇之時最難，而終不肯少貶其道，變其所說，而易其所守。今朝廷清明，聖天子在上，而直以卿大夫士之不能自重，取疑於世為解者，吾誠不知其何心？足下其謂之何耶？足下所樂者，孔子、孟子之道，孔子、孟子所遇之時如彼，栖栖皇皇，游於列國諸侯卿大夫之間，未嘗一日不欲行其道，不敢於山林泉石，偃然俯仰，與世遂絕也。今足下所為，乃異於孔子、孟子矣。且主上親拔足下於儕流，疊有恩禮，視眾人為獨厚，或未宜如此而遂己也。足下竟何以自解耶？久不通書問，因風畧及，惟裁擇而教之，幸甚。<sup>28</sup>

他謙虛的說自己備位朝廷，是才德不相稱的，但念及為國舉才，遂隱忍就位。如今朝治清明，君子仍以自重而不欲出仕，不知居心如何？陳廷敬又舉孔子、孟子周遊列國，目的就在使其道得以施行，所以汪琬的拒絕應舉，似乎有違聖人之道。他的反覆申說規勸，表達了對好友出仕的殷切期盼。或許受到摯友如此真誠的感召，汪琬終於願意至京應試。

汪琬抵達京師後，與昔日好友相聚，也結識了一些各地應詔而來的新知。不過他與陳廷敬的重逢日子相當短促，是年十一月間，陳氏即因遭遇母喪，而必須離京，回鄉守制。雖然無法長久聚會，兩人的友情依舊延續。汪琬受邀為陳敬廷的母親，撰寫了祭文<sup>29</sup> 與墓誌銘，<sup>30</sup>

<sup>27</sup> 有關汪琬歸隱的意願，可參袁美勤：〈汪琬隱逸思想探尋〉，《常熟高專學報》，第5期（2003年9月），頁110～111。

<sup>28</sup> 陳廷敬：《午亭文編》，卷39，頁26下～28下。

<sup>29</sup> 見汪琬：〈祭陳母張太夫人文〉，《堯峰文鈔》，卷40，頁4下～5下。

其間兩人並有詩文往來。陳廷敬的〈爲汪鈍菴作〉曰：

聖路久充塞，百家羣背馳。弱齡謬志道，中與夫子期。斯文映朝著，每見慰渴飢。高詞媲墳典，渺論窮黃義。往牒徒紛紜，蹤緒幸可追。迢迢數千載，此理不復疑。傾膝接誦說，辟咤將焉師。摻祛詎忍別，抽簪去若遺。江湖逾千里，日月垂十碁。聖皇重儒雅，詔使舉所知。是時忝從臣，玉榻侍右螭。下直金明門，羸馬驅何遲。呼燭夜草奏，晨謁前致詞。爲言此人賢，邈焉超班資。至尊鑒樸鄙，耿耿勤睿思。每蒙再四問，願見心則夷。堯峰臥未起，敦迫煩有司。君抱移疾志，我懷將母悲。寒暄語未竟，驚喜翻涕洟。倉皇聞閔凶，號天失我慈。青門灑血泣，此恨無津涯。隴阡得書札，報我還山時。盛名不易居，精理寧淺闕。行身凜尺寸，涉俗虞磷緇。大賢民所仰，永言福履綏。<sup>31</sup>

這首長詩陳述了汪琬隱居不出和陳廷敬推薦他應試博學鴻儒，以及汪琬赴京之後，陳廷敬因遭母喪，導致兩人無法共處的憾恨。全詩洋溢著詩人濃濃的感傷之情，足見他們友誼的深厚。

#### 四、別後存問

康熙十八年（1679），汪琬通過了博學鴻儒的考試，獲得一等，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或許與原先的希冀有所落差，加上與館中之人意見不合，汪琬在史館僅待了六十日，撰成史藁百七十五篇之後，即杜門稱疾一年，終於託病而再度辭官歸鄉。在家守喪的陳廷敬，獲知好友罷歸的消息，感到十分訝異，有詩記其事，〈午睡醒得茗文書〉曰：

清風一枕北窓眠，門外音書剝啄傳。欲覺軟紅塵夢斷，夕陽千里草連天。<sup>32</sup>

在午睡醒後，突然接獲汪琬罷歸的訊息，遙望千里外的故人，他的心中必有無限感慨。〈晝臥百鶴阡古廟中夢愚山茗文〉曰：

聞道長洲請急回，宛陵侍帝在蓬萊。江湖關塞三千里，何得聯翩入夢來。<sup>33</sup>

百鶴阡是陳廷敬母親的墓地，此時居家守喪的他，在睡夢中，遇到遠在數千里之外的施閏章與汪琬兩位故友，可以想見其思念之情切。

爲了汪琬的辭官，陳廷敬寫了不少的詩，寄給汪氏。如〈得茗文請急還長洲書却寄六首〉曰：

<sup>30</sup> 見汪琬：〈誥封陳母張淑人墓誌銘〉，《堯峰文鈔》，卷18，頁1上～5下。

<sup>31</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4，頁5上～6上。

<sup>32</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12，頁30下。

<sup>33</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12，頁29上。

頭白何時見汗青，禁門深籍鎖寒廳。應知別筍多藏藁，歸向名山作一經。  
 捫酒圍茶自上方，御錢餅餌賜新嘗。江東大有思歸客，千里蓴羹味許長。  
 白首何緣問故新，驪駒聲斷堠傍塵。青門楊柳春如舊，相送城門更幾人。  
 萬壑千巖老一村，太行枝隴敢言尊。吳山楚水堪乘興，更向堯峰與細論。  
 乞守何曾得越州，還鄉終賜曲湖遊。洞庭雲樹三江水，一棹歸來合得休。  
 出處年來肯異君，西窗苦雨記離分。已違白首江湖約，留取青山日暮雲。<sup>34</sup>

對於好友得以歸田隱居，他寄予無限欣羨之情，且深慨無法踐履同隱之約。汪琬在得到陳廷敬的贈詩後，也有和作，〈和說巖先生見寄絕句次韻六首〉曰：

白版雙扉畫亦烏，姓名羞入長官廳。只拈舊日陽秋筆，箋徧田家未耜經。  
 鬻石燒金別受方，采芝蒸術更堪嘗。馮渠算盡周髀術，惟有歸田一策長。  
 交誼原非白首新，偶緣身厭輓紅塵。才疏未是嵇康比，何忍將書絕故人。  
 拈取幽栖說與君，鳥巢蟻穴與平分。不愁歲儉饑寒甚，紉了溪荷餌潤雲。  
 細草茸茸繞席門，堯峯一曲敢言尊。農書大有奇文在，要與鄰翁細討論。  
 平生亦解陷瀛州，歲晚其如倦宦游。縱使此身真老健，不堪筆削也宜休。<sup>35</sup>

一再傳達歸隱的心願，可見其意志的堅定。陳廷敬〈再得荅文書却寄〉曰：

千里故人書一紙，相思遙夜月三更。白頭近有新知在，欲別誰憐去住情。<sup>36</sup>

又一次的展現了難以割捨的情分。

對於好友的隱退，陳廷敬雖有相同的意願，卻因父命難違，而不得不出仕，〈與汪鈍菴書〉曰：

去歲居荒隴之側，得健菴徐君書，已知足下予假歸吳中，後得手書甚悉。是時雖居隴側，已釋服，故得為歌詩，作五截句奉還，且以自道其有終焉之志也。今年八月，奉父命再出，故嘗善病，於路轉劇。十月，抵都下，補舊官，事數倍曩時，益不任其勞，率嘗杜門斷客。不知者曰孤介，或云傲物，其實皆非也。自歸而居三年，數承足下手書相問存，輒不即奉答，蓋不得以草土姓名時達京國。後足下既里居，僕僻處晉鄙，非通達，無由寄候，皆有辭以自解。今居京師，郵書易致，而多疏闊，此直以嬾故耳。

<sup>34</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12，頁28上～29上。

<sup>35</sup> 見汪琬：《堯峰文鈔》，卷50，頁2上～3上。

<sup>36</sup> 見陳廷敬：《午亭集》（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9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本），卷22，頁10上。

姚生公車來辱翰，教意懇懇有加，又不即答書，嬾益甚，不足復責。茲託健庵寄候。

祥後學為古文近百篇，今錄呈者，求指教。截句并錄奉覽。思仰不宣。<sup>37</sup>

除傳達為官之不得已外，並為疏於回函致上歉意，另寄上詩文，請求指正。兩人雖無法相會，卻仍透過詩文的贈答，維繫了誠摯的交情。

別後多年，陳廷敬對於昔日情誼，心中依然掛念，曾撰長詩寄贈兩位故友。〈寄汪大長洲王十一新城五十韻〉曰：

故舊皆何在，羈遊已自孤。天涯今寂寞，歲晚一躊躇。歷下周旋久，江東物色殊。別離吾欲老，消息近全無。雲樹何寥闊，風塵正鬱紆。珊瑚終拂海，蓴菜已歸吳。魚鳥無嫌避，山林脫覬覦。乾坤雙睥睨，顙仰自昭蘇。憶昔芝如蕙，偏嗟亮與瑜。名聲陵沈鮑，交契到蕭朱。秋實繁堪擷，春華照若敷。一臺矜二妙，十稔拙三都。電掃詞鋒迅，星芒筆陣驅。文章宜特達，郎署偶同趨。頗覺時全盛，相逢屢譙娛。鶯花晨諷詠，風雪夜招呼。擇勝青絲障，當筵紫繡襦。尚書頻顧曲，芝麓龔公。吏部解投壺，貽上有〈劉公勗吏部投壺詩〉。自喜官疏散，能忘士賤拘。觴行銀鑿落，騎簇錦模糊。晚接金門轡，玉隨、湘北。歸栖列栢鳥玉虬、曰緝。悲歌從俗怪，醉舞欲人扶。少日堂堂去，流年冉冉徂。漸離悲筑筑，南郭老吹竽。回首清歡地，空憐縱飲徒。折梅連舊蕊，去雁引新雛。魂夢迷行處，江山見畫圖。飄蓬思杖策，泛梗想乘桴。嶽觀通青帝，蘇臺長綠蕪。風流真秀美，物產自魁梧。城郭峰當面，烟波水一隅。燧烽昏戍壘，冰雪漲川途。戰地經三楚，軍船過五湖。遭逢還感激，間閭遂艱虞。處士分殷杜，清流有顧厨。淒涼懷卞玉，照耀握隋珠。歲月消鉛槧，豪華付狗屠。飛騰萬里志，孱弱百年軀。笑口妨多病，愁眉損壯夫。放懷齊塞馬，微分託轅駒。白髮耽詩卷，青春滯酒壚。殫精工句字，為樂博須臾。處世從方朔，逃名謝董狐。根塵隨浩劫，才命受鴻爐。心跡輸高致，行藏困小儒。觀身時自遣，觸事竟長吁。百一成驚愕，平生似友于。晚聞慚至道，故態恕狂奴。他日如重見，香醪爛漫酤。<sup>38</sup>

詩中一方面敘述從前在京師相互唱和的景況，一方面發出無法重拾往昔歡樂的深沉慨嘆。

康熙二十九年（1690），汪琬逝世，陳廷敬為老友撰寫墓誌銘。康熙四十四年（1705），陳廷敬隨聖祖扈駕南巡，乘舟經過虎丘時，因無暇祭弔汪琬，乃撰詩悼念，曰：

<sup>37</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39，頁8上～8下。

<sup>38</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11，頁17上～18下。

宿草春風幾度青，江東耆舊總飄零。誰知此日孤舟淚，并在山陽笛裏聽。<sup>39</sup>

康熙五十年（1711），另一位好友王士禎去世，陳廷敬有詩哀悼兩人，〈悼王阮亭兼憶汪茗文〉曰：

詩憶平生句，人懷別後顏。高秋回白首，落日下青山。感舊風塵際，論交杵臼間。九原見汪大，應笑老夫頑。<sup>40</sup>

語句雖似灑脫，然而傷感之情，依舊溢於言表。

## 五、結語

汪琬的性情狂傲，又好批評人，和他交往的朋友，大都無法維持長久的情誼，甚至有反目相詈罵的情形。<sup>41</sup> 不僅交友少有遇合，仕宦也是不隨從流俗，因而在複雜多變的官場中，難至通顯。<sup>42</sup> 陳廷敬深諳為官之道，自登仕途，即平步青雲，幾無阻礙，但他與汪琬的交往，自始至終，以真誠相待，而且維持了長期的良好關係，這在旁人看來，是相當難得的。

世人對於汪琬待人處世的不滿，陳廷敬極力為其開脫，於〈翰林編修汪鈍翁墓誌銘〉曰：

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庸眾人往往不悅其所為，而身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閒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自樂於其中也。……以先生之才，所施於隱見之際者，於世賢豪之士，不無缺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論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冠，與先生游，既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歿。始終之際，先生惓惓於予者，是豈可漠然忘於心也哉？<sup>43</sup>

明確道出汪琬特立獨行的原由，並指出其文學受到聖祖的賞識，也是造就其自視甚高的因素。所言極為中肯，不愧為汪氏惟一知己！

<sup>39</sup> 見陳廷敬：〈虎丘不及弔汪鈍翁歸次廣陵聞蛟門墓在平山堂側亦不得一往志感二首〉之一，《午亭文編》，卷19，頁27上～27下。

<sup>40</sup> 見陳廷敬：《午亭山人第二集》（康熙51年刊本），卷3，轉引自蔣寅：《王漁洋事迹微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10月），頁556。

<sup>41</sup> 如因編刻歸有光文集而與歸莊爭辯，以致相互攻訐。相關情形可參郭福宏：〈汪琬歸莊交惡始末〉，《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第7期（2007年7月），頁68～74。

<sup>42</sup> 王士禎《居易錄》卷9曰：「同年長洲汪鈍翁琬，以庚午十二月十三日卒。汪涓急，多忤交友，罕善終者，雖予以至誠交之，亦不免其齟齬，予終不較也。海內交知甚多，至于議論有根柢，終推此君。汪官止翰林編修云。」見王士禎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第5冊，總頁3845。

<sup>43</sup> 見陳廷敬：《午亭文編》，卷44，頁15上～16上。